

忠誠党的教育事業

(教育革命資料汇编)

(二)

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

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

分子最重要的区别，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

工农结合。

无锡轻工业学院革委会政工组翻印

一九七〇年八月

毛主席语录

我們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目 录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記好党员、好干部、好教师向文海同志……………（ 1 ）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記北京十中革委会主任郝志远的事迹……………（ 23 ）

“一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生献给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記无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优秀教师席宗信
的英雄事迹……………（ 29 ）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

钢铁战士——艾祖信……………（ 38 ）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记好党员、好干部、好教师向文海同志

“为人民而生，生的伟大；
为人民而死，死的光荣。”

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光辉形象——向文海，深深铭刻在人们的心里。

向文海同志生前是天津市南开区临潼路中学的政治教师、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付书记。在雷奔云驰的斗争中，他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高举继续革命的大旗，步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斗争不息；他用“老三篇”铸造灵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党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攀上“公”字的高峰。

向文海同志，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是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好教师。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一日，向文海同志因病逝世。人们为他的死感到万分悲痛，同时更为我们时代又出现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而感到无比自豪。

临潼路中学广大革命师生在深切地悼念他；学习英雄向文海，掀起教育革命新高潮，为党的教育事业谱写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他的家乡紅岩山下貧下中农在悼念他：学习英雄向文海，誓为革命种田，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

天津市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悼念他：决心以向文海为榜样，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新高潮，为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奋斗。

向文海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他说：

“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纲！”

一九六三年九月，向文海带着这样的决心来到临潼路中学：

“把自己的毕生献给党的教育事业，在青少年一代中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这是向文海大学毕业时，写给党组织的钢铁誓言。

但展现在向文海面前的教育障地，却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当时，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控制下，这个学校推行了一整套封、资、修的教育黑货；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教学楼里大摇大摆，把学校看成是他们的一统天下；在课堂上，不让学毛主席著作，却让他们背诵什么《文明行为十二条》……校内弥漫着腐朽的资产阶级空气。

所有这些，都激起这位新到校的政治教师的满腔怒火。他认为：“这样的学校，只能培养唯唯诺诺的资产阶级‘奴才’不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向文海反复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他决心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方向，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向旧的教育制度猛烈冲击！

向文海深切意識到，共產黨員在教育戰綫上的根本任務是：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牢牢插在教育陣地上。他到校後做的頭一件事，就是組織了這個學校的第一個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他對幾個政治教師說：

“毛主席著作是我們行動的指南。不學毛主席的書，怎麼教好政治課？！‘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學生。’我們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學生，首先必須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自己。

這些話說得大家心裡亮堂堂的。打那以後，向文海帶領大家從《毛澤東選集》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學起，天天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後來，生物教師們也參加進來。這個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在臨潼路中學，吹響了向修正主義教育路綫進攻的號角。人們紛紛議論說，這位新來的政治教師，眼光敏銳，紅旗舉得高。

向文海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綫上，堅守這樣一個信念：凡是符合毛主席教導的，就豁着命去干；凡是違背毛主席教導的，就堅決鬥爭。

當時，學校用資產階級的“文明”、“禮貌”，對學生實行“管、卡、壓”，說什麼“豁上三年的功夫，把‘紀律’突上去，學校准出名。”

“不！”向文海抵制說：“我們不要資產階級的‘文明’‘禮貌’，我們要‘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他和政治教師們踢開《文明行為十二條》，在學校里狠抓階級教育，大樹三八作風。

當時，竊踞文教部門領導權的走資派為了擴大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打着“青年教師要向老年教師學習”的旗號，誘迫青年教師對那些混入教師隊伍的牛鬼蛇神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頂禮膜拜，叩首認師。這股陰風也刮到了臨潼路中學。

“不学他们！我们学毛泽东思想！”向文海说：“劳动人民是我们真正的老师……只有向他们学习，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才能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他这么说了，也这么做了。……

隔了不多日子，人们发现向文海上政治课，讲的不是旧教材——《政治课本》，却是“老三篇”——

《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

《愚公移山》

向文海豪迈地站在课堂讲台上，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联系实际，教育学生“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培养学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培养学生做毛泽东时代的新愚公，他说：“为人民而生，生的伟大；为人民而死，死的光荣。”

林副主席指示：“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不懂得什么是剥削，就不懂得革命。”向文海讲政治课，用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武装学生的头脑。一次，他在讲台上用自己苦难的家史，控诉地主阶级对贫下中农惨无人道的剥削和压迫……

在万恶的旧社会，向文海从小受地主压迫。他一家五口人，只有一亩七分二土地，一年到头，拚死拚活，还糊不住口。苦日子逼得他一家老小七零八落；爸爸当佃户，还得出外给地主打短工；姐姐在地主家洗衣做饭，当牛做马；哥哥被逼得逃到外县扛长活……。就在向文海六岁那年，受尽熬煎的妈妈连饿带病，含恨死去了。地主家的朱漆大门，是蘸着贫下中农的血涂成的。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十二岁的向文海背起竹篓去砍柴。他肚内无食，衣不挡寒，爬到半山腰，举刀砍一

个树叉时，手一颤，一刀砍在自己的右膝盖上，一寸多长的刀口喷血不止。这刀口刻下阶级仇，这鲜血凝成阶级恨。三个月后，他的右膝残废，下肢成了畸形。

……字字血，声声泪。向文海讲着讲着，猛然打起裤腿，露出旧社会给他造成畸形的右腿，愤恨地说：“同学们，你们看，这就是阶级压迫的铁证！”……全班学生含着眼泪，听完向老师这节课，阶级斗争的种子深深埋在他们的心灵里。

向文海带动政治教师们把“老三篇”作为政治课教材，得到广大革命师生的拥护，却触动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九六四年初，旧区教育局派来一个人，连着听了三节课，然后下令：“不许再讲‘老三篇’。”

“毛泽东思想是最好的政治课。”向文海决然地说，“把毛主席著作做为基本教材，为什么不行！”

他根本不理区里那一套。

到了一九六四年九月新学年开始后，向文海教政治课，依然教“老三篇”。旧区教育局气急败坏地把政治教师叫到区里，开会训斥说：“《政治课本》是教育部规定的统一教材，不能随便改！你们这样搞，违背教学大纲！”

向文海听了以后，坚守阵地，寸步不让，他愤慨地说：“什么大纲不大纲的！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纲。”

向文海在苦水里泡大，在战斗中成长。他说：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
去劳动人民中间取宝。”**

向文海是苦水里泡大的穷孩子，

一九四九年，他的家乡——湖北宜昌县红岩厂村解放了！

向文海一头扑进党的怀抱，从心窝里感激救命恩人毛主席。住在向文海家的县武工队同志教他懂得：在旧社会受苦受难，不是因为山穷，不是生来命苦，苦根全是阶级的压迫，苦根全因为劳动人民手里没有权。十六岁的向文海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便积极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了。他穿着父亲的夹袄里子，从这道山坡跑到那道山坡，发动阶级弟兄清匪除霸，忆苦闹翻身。他当农会组长，扬眉吐气地把贫农团的封条，“啪啪”贴在恶霸地主的大门上；他当民兵，威风凛凛地持枪在村口站岗放哨……贫下中农无比信赖这个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好后生。当他刚满十八岁的时候，在全村选举村长的大会上，贫下中农用黄豆代替选票，把一颗颗饱含信任的黄豆，都投在向文海背后的大碗里……

向文海当了村长。他从实际斗争中，切身感到掌权需要笔杆子。一次，农会主席易仁德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没文化苦哇！政治上翻身，经济上翻身，也要文化上翻身！文海，你得下决心学习啊！”

这是劳动人民的期望。向文海带着贫下中农的嘱托，到端方溪镇去上小学，然后跨入中学。他从进入学校那天起，就怀着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深厚感情，立下为革命而学的志向，努力学习毛主席的书，自觉锤炼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紅心。一九五六年，他在宜昌一中初中毕业时，看到有些青年受到剥削阶级思想腐蚀，轻视工农、轻视工农业劳动，说什么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是“大材小用”。当时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的向文海与那些旧思想旧势力针锋相对，组织团员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青年运动的方向》。他在会上给同学们高声朗读：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

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羣众結合在一块。”

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照亮青年的心。在向文海的倡議下，有七个团员給旧团中央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走与工农相結合的道路。結果，旧团中央复信說什么“現在不需要你們去，望你們安心学习，攀登科学高峰。”向文海把“信”一甩，气愤地說：“什么高峰？！难道农村、边疆就沒有科学高峰嗎？”他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每逢假期或有其他机会，就到建设工地、农村去参加修筑公路或农业劳动。后来，学校按照修正主义教育路綫，以“向科学进军”为名，对学生灌输“成名成家”思想，强迫制訂什么“十年爭当副博士”、“十五年爭当工程师、專家”的个人规划。向文海当时也做了个人规划，不过，他为自己规划的不是当这当那的名利道路，而是如何进一步参加工农业生产，走与工农相結合的道路。向文海在实际斗争中提高自己，鍛炼自己，茁壮成长起来。

一九五八年，伟大領袖毛主席发出教育大革命号召，向文海闻风而动，在学校，由他发起、組織了第一个勤工儉学小组，并打破“老师讲，学生抄”的旧傳統，提倡学生上讲台，互教互学。他站在教育革命第一綫，生龙活虎地艰苦奋战，成为全校的“勤工儉学积极分子”、“紅旗青年”、“鋼鉄紅旗手”。曾經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一次，学校贯彻毛主席关于学校办工厂的伟大指示，修建一座炼鉄高炉。向文海和同学们連續奋战了两天一夜。最后高炉内壁再抹一道耐火泥，就可以炼鉄了。不料，在第三天凌晨，人們发现一个人昏倒在高炉上；两条腿空悬在炉口外，头胸倒挂在炉口里，抢救出来一看，是向文海。誰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宿舍的！誰也不知道他半夜什么时候抹完最后一遍耐火泥，昏倒在高耸的炉口上！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向文海在火熱的鬥爭考驗中，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這年八月，向文海帶着湖北的風塵，來到了毛主席身邊——北京，上師範大學。這個舊社會的砍柴娃，到學校剛放下行李，就立刻跑到天安門前，仰望着毛主席的巨幅畫像，莊嚴宣誓：

毛主席啊，毛主席，貧農的兒子永遠忠於您！

可是，當時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把北京師範大學搞得烏煙瘴氣。在這個資產階級思想的染缸里，向文海牢記毛主席的偉大教導：“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不忘土，不求洋，他“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他對同學們說：“在這樣‘洋氣’的大學里，工農子女是被某些人看不起的，他們嫌我們‘土氣’。其實，‘土氣’是無產階級正氣，‘洋氣’是資產階級邪氣……縮在這座洋樓里，讀那些又洋又古的大本本，只會越讀越壞。”那年，學校為一些資產階級“教授”“權威”舉辦所謂作品展覽會，強迫全校學生去“參觀”“學習”。一天下午，一個學生約向文海也去看，向文海斷然說：“那裡面除了名和利，還有什麼呢？這種展覽會，我不去看。”他對同學說：“我們只有走毛主席指引的路，與工農相結合，才能學到毛澤東思想，成為對無產階級有用的人。”一次，上西方哲學課，一個資產階級“教授”在講台上哇啦哇啦地宣揚唯心主義貨色。向文海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憤憤離開課堂，對同學說：“聽這課，有什麼用！干脆我們自己學習毛主席著作，到農村中去上勞動課，去學習階級鬥爭知識，去採取活的馬列主義，去勞動人民中間取寶。”

向文海把讀毛主席的書當作干革命的根本。一九六〇年七月七日，他寫道：“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武裝

自己，自觉地革命，加强思想改造，树立巩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就这样，他如饥似渴地精读《毛泽东选集》，常常把毛主席著作的警句，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上，带在身边，遇到问题，就拿出来学习，对照，检查。白天，他坐在图书馆的馬列主义书藉阅览室，学习毛主席著作；深夜，宿舍熄灯，同学们休息了，他又一个人悄悄到洗脸房，借着灯光学习。有一次，一个同学半夜起来，仍见向文海在洗脸房学习毛主席著作，便关切地对他说：“小向，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睡！”向文海微笑着说：“不要紧，再学习一会儿！”

向文海把接近工农，积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当作自己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他在轧棉厂的车间里，扛棉花包搞搬运，虚心学习工人阶级的品质；他在周口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几夜没合眼，做社会调查，积极投入阶级斗争；他在长沟公社农业劳动中，隆冬三九起圈肥；在水库工地上，和贫下中农在一起，推土车健步如飞……向文海把根深深扎在工农中间，与劳动人民血肉相连。那时候，他为照顾一个患肝炎的同学而得了慢性肝炎病，许多同学担心他在劳动中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他摇摇头说：“我虽然出身贫农家庭，如果脱离劳动，脱离工农，就会变质。身体有病，光靠打针、吃药是治不好的，更需要参加体力劳动。”向文海艰苦朴素，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冬天，他穿着上中学时国家补助的那件旧棉袄，夏天仍然经常打赤脚。有人讥讽他：“象个要饭的！”向文海却认为：“穿着这件思甜的棉袄，永不忘本”；“光着脚站在这座洋楼里，脚跟更稳！”

毛主席的教导，给了向文海坚决抵制修正主义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胆略；劳动人民的教育和熏陶，给向文海以智慧和力量。他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走在与工农结合的大路上，步步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向文海步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他说：

“毛主席的光辉指示，字字落实，坚决照办！”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在向文海看来：这场风暴，来得何等及时，何等好啊！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战斗号令：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早已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势不两立的向文海，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与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并肩战斗，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横扫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

当外地红卫兵来津串连住在临潼路中学时，向文海把党和毛主席的温暖，送到革命小将的心里。他从近郊农村拉来稻草，一个屋一个屋给垫好睡铺；看到伙房人手少，就跑去帮厨，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红卫兵小将面前。深夜，他听到风响，披上衣服，来到已经睡熟的红卫兵的宿舍，把窗子轻轻关好，把蹬开的被子悄悄掩紧……向文海和毛主席的红卫兵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有些红卫兵离校前，拿着感谢信找到向文海，向他这样告别——

“向老师！我们学习你的革命精神，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革命到底！”

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令，是向文海旺盛革命斗志的源泉。毛主席每一最新指示发表，他都连夜学习，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宣传落实。

一九六七年三月，毛主席对延安中学军训经验的极为重要的批示发表了。向文海手捧光辉的“三·七”批示，激动不

已。在解放軍支左人員的支持下，他一面組織師生到延安中學取經學習，一面奔走於各羣眾組織之間，宣傳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他說：“毛主席的光輝指示，我們一定要字字落實，堅決照辦！”

在向文海的直接幫助下，三年三班的幾個紅衛兵成立了一個“為人民服務小組”。向文海對她們說：“要放手發動同學，組織起來，積極復課鬧革命。”她們帶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深入到同學家里，熱情宣傳最新戰鬥號令的偉大意義。這個班很快成了全校復課鬧革命最早的班，帶動全校實現了以班級為基礎的革命大聯合。

在排除干擾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右的或極“左”的反動思潮的鬥爭中，向文海和革命羣眾緊密團結在一起，以“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擊退階級敵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節節勝利的大好形勢下，一小撮階級敵人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煽動無政府主義，蒙蔽部分師生離開學校，並趁解放軍支左人員外出之際，揚言要破壞臨潼路中學。就在这个節骨眼上，向文海扛起鋪蓋，凜然無畏地搬到了學校。他象守衛陣地的堅強戰士，斬釘截鐵地說：“有我和同志們在，就有臨潼路中學在！”他頂天立地地迎接一個個嚴峻考驗，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在鏟除資產階級派性的鬥爭中，向文海用無產階級党性，一個一個羣眾組織，一個一個人地做耐心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學校里有這樣兩個教師：一個教政治課，一個教數學課，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使他倆心里都結了個大疙瘩，互相猜疑，互不理睬。向文海首先找到那位數學教師，幫他提高覺悟，接着又給那位政治教師做思想工作，沒想到談了二十多次，動靜不

大。但向文海决心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把他俩团結起来，便把鋪盖搬进了那位政治教师的宿舍，和他坐在床上，一同忆苦思甜，同时給他讲那位数学教师的苦难家史。天下劳动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賬。那位政治教师听着听着，禁不住也想起旧社会自家的苦，眼泪刷刷往下流，半晌沒說出话来。向文海 停 了 口 气，站起来深沉地說：“咱們都是一条藤上的苦瓜，可不能往两处掰呀！要团結起来，共同对敌。”这一夜，那位政治教师的心里象开了鍋，翻来复去睡不着，他想：“老向說得好呀！”

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又使这两位教师重新团結在一起。向文海和解放軍支左人員深入广大革命师生中間，宣傳毛 泽 东 思想，把小資产阶级的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軌道上来。

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发出革命羣众組織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号召，全校革命师生喜气洋洋，爭做革命大联合的促进派。向文海兴高采烈地把一張大紅紙放在教学楼門口，上面写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沒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教职員工們爭先恐后地 在上面簽滿了名……全校革命师生迅速地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結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临潼路中学掀起了斗、批、改的新高潮。

向文海一心扑在党的教育事业上，他说：

“必须用毛泽东思想全面占领教育阵地！”

“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在新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临潼路中学翻开了教育革命的新篇章，向广大工农子女敞开了学校的大門。

一九六八年春天，学校招收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批新

生。上級給的任務是：招收十六個班，八百多名新生，他們絕大多數是工農子女。問題隨之產生了：學校原有二十八個班，一千四百多學生，僅有的二十四個教室就已經不夠用了，教師也不足分配，再招收那麼多新生……表面上堆在人們面前的是些數字，但在這些數字中卻包含着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

向工農子女敞開的校門，是繼續敞着，還是重新关上？招生問題在革委會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有人堅持說：“為工農子女開門，也得從‘實際’出發，我們學校教室少，師資缺，問題在這兒明擺着啦！”

向文海說：“招生任務大，是教育事業大發展的好事，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勝利，是毛主席無產階級教育路線的伟大勝利。學校向誰開門？是個原則問題。難道我們有困難，就把工農子女關在校門外邊嗎？”

他們退一步說：“招，也行。一是上級給蓋房；二是派教師來。”

向文海想的不是困難，而是勞動人民的需要，他說：“困難再多，我們能克服；壓力再大，我們頂得住。既不蓋房，也不添人，還得如數如期把學生招進來。”

革委會最後同意和通過了向文海的意見：依靠羣眾，走“抗大”的道路，部分學生自帶小板凳來上課，同時按班輪流去學工學農，各班配備學生輔導員。結果，使八百多名新生歡喜喜進入了臨潼路中學。

當時面臨的問題是：教育革命如何更加深入發展？

向文海和工宣隊、軍宣隊組織全校革命師生舉辦教育革命學習班，認真學習和貫徹落實毛主席教育革命的光輝思想。這時，一年一班革命小將在教學樓前廳貼出一個教育革命方案。

向文海看了，心里非常高兴。他一字一句地抄下来，拿到革委会教育革命組，让他们以此为基础，加以补充，制定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教育革命方案。在討論方案时，向文海強調說：“搞好教育革命要狠抓三点：一、狠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統帅一切；二、狠抓階級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三、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走与工农相結合的道路。”

这三点，集中表达了全校革命师生誓把临潼路中学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决心。

但，“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們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

有一次，一年四班上語文課，讲《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綫的好干部——門合》。語文教师虽有讲好这一課的愿望，但他的思想、观点、感情是旧的，理解不了这位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精神境界。在課堂上，竟引用十八世紀资产阶级詩人裴多菲的一首詩，来“分析”門合同志的壮烈牺牲。资产阶级語言，岂能刻划无产阶级英雄。学生們对他的講課，紛紛提出意見，认为这是“穿新鞋走老路”。

向文海深深感到这种現象的出現，不仅仅是一个語文教师的过錯，而是两个階級、两种思想在意識形态領域斗争的反映。“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他想，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学校的局面虽然已被打破，但资产阶级思想却依然留在人們的头脑里，在三尺講台上，仍有階級斗争的风雷。

不破不立。向文海組織教师和学生代表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武装他們，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綫，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觀。